

衣魚簡史

《聯合文學》

董啓章◎著



衣魚簡史

● 董啟章／著

目次

溜冰場上的北野武	2 2 3
靜靜的堅持	1 7 9
美麗人生	1 4 9
那看海的日子	8 9 7
永盛街興衰史	0 0 5
愛情淪陷記事	0 2 3
衣魚簡史	0 0 7
〔序〕衣魚前史	0 0 5

〔序〕

衣魚前史

在這裡只是交代一下書裡的篇章的來由。當中最早的是〈永盛街興衰史〉和〈愛情淪陷記事〉，大約是一九九五年時的東西，其他的都是二〇〇〇年之後的東西。可見有幾年沒有寫「傳統式」的中短篇了。期間我寫了〈地圖集〉、〈V城繁勝錄〉和〈The Catalog〉三本書，也是屬於總體概念式的篇章集合。這些或長或短，或個別或組合的篇章，都是和城市，和歷史有關的，這似乎不必多加解釋。想到當中的一致性，就不期然感到有點厭倦，心想：天啊！老是城市城市！不能寫些別的東西嗎？城市真令人疲累。

書名也是個難題。如果用〈永盛街興衰史〉，那就讓人覺得我幾年來也沒有改變過，沒有進步過，只能以舊的東西來代表自己。（要是人家老是談你的舊作，好像你已經絕筆一樣，就算那是讚美或甚麼，也會教作者十分難受吧。）但新的也沒有我想要的概括性。結果唯有刻意寫一篇東西來做主題。突然就想到，不如把所有這些文字放進衣魚的小小肚子裡吧。

〈衣魚簡史〉這篇小說寫得很快，大概是寫了一個晚上。原本是打算寫得更短一點的，因為衣魚是很輕盈微小的動物，牠的生命史很簡單，如果用很長的篇幅和時間跨度大的故事內容來處理，就沒有這層意思了。可是一直寫下去就變得有點貪心和叨嘮，想把相關的主題擴到很闊，結果難免比理想的衣魚形象冗贅了點。

其實我本來是打算用衣魚的意象來給我自己的新書寫篇序言的，但一想到要怎樣談自己的作品就納悶，又或者不知從何說起（結果現在還是在聯文編輯的要求下難逃這可怕的命運），於是就想用小說的迂迴方式去說點甚麼。後來就自然地變成了另一篇小說。但把它作為新書裡面幾年來的中短篇的前言（或後語）也並無不可。篇中被衣魚啃掉的那本叫做《名字的玫瑰》的書就是我自己最早寫的東西的結集，因為寫得非常幼嫩，所以被蟲子蛀掉也是個合理的下場。不過，我還大不敬地讓衣魚把整個城市（是我住的這個城市）的文學作品也吃光了。縱使如此，我對吃掉文學作品（當然牠也吃其他書，並不偏食）的衣魚沒有半點敵意。

小說裡還有大量的性內容。我是刻意寫性這回事，而不是情慾，所以有點乾巴巴地描繪，和做了很多動物性的隱喻。老實說，讀來是沒有半點挑情的味道的。至少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一談起來就忍不住說了這許多，這可能就是我不必須禁止自己談自己的理由了。

衣魚簡史

當我目睹著在我面前躬著腰跪著的那個沐浴在半夜特有的銀光中的赤裸軀體在劇烈的抽搐中前後扳動身子以致那不停地扭曲著的脊骨節兒在薄膜般的肌膚下復隱復現的時候，本該乘勢從性器湧出的精液卻被喉管突然湧上的一股噁心感取代了。我差不多要用手掩著嘴巴去制止自己嘔出來。我那迅速癱軟下來的陰莖幾乎是被那不留情面地收縮著的陰道排擠出來的，就像在高級海鮮酒家吃完飯沒付錢而給逐出門外的流氓一樣。那排擠了我的性器的陰埠繼續維持著原先的位置靜靜地抽搐了一會，好像在等待激烈的海浪的餘波平伏，然後才像一邊緩緩沉落海底一邊慢慢閉合的蚌一樣躺倒在床上。我繼續跪著，居高臨下地看著那S形的裸體，那彷彿夾在兩塊珊瑚中間的露出頂部的雙殼貝狀陰部，和在半空中沒精打彩地垂頭喘息的我的海膽形陰莖。

我還沒有射精，這是沒法掩飾的事實。陰道內沒有注進溫暖的液體，這一點她一定清楚知道。在黑暗中，就算她看不清楚我當時的神情，也必定可以猜到我的尷尬吧。我猜想著她是以盡量體諒的眼神轉向我，仿似是默默地發問：你怎麼了？沒事吧？又彷彿為自己剛才獨自忘我地享受著的高潮而不好意思。我該怎麼說呢？那是多麼的荒謬的解釋，相信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能為自己的性表現失準創作出更可笑的理由。剛才，就在潮水推漲到差不多最高點的時候，眼中這個長長髮絲攏垂到一邊肩膀，把頭低到完全看不見而只凸出頸椎關節的程度，背上的肩胛骨像魚鰓開合般晃動，纖瘦的雙臂向外前方撐開，盡量張開性器的雙腿則向後外方跪展著，讓陰莖自如順滑地像陰險的鰻一樣在兩股間的黯黑洞穴裡進出的這個女

體，在我猜想是月亮造成的幾乎不能察覺的深海底部似的鱗狀光流中，突然幻化作一條銀魚。

是衣魚。

空氣裡有一種不知是來自黏濕著液體的性器還是我喉頭差點湧出的剛才晚餐時她弄的橙黃色三文魚排在胃裡還未消化的殘渣的腥膻氣味。我儘管覺得可恥，但還是告訴了她，那是衣魚的緣故。我察覺到她嘴角壓抑著笑，但也許她沒有笑，因為太暗所以看不清楚。至少她的語氣中聽不出笑意，也沒有厭惡之感。她只是在激烈的喘息之後以還未恢復的聲線問：我真的那麼像衣魚嗎！說罷，她就翻轉身體，俯臥在床上，張開四肢，滑稽地擺動著。我幾乎是喝令她停下來，但隨即又對自己的失態道歉了。她坐起來，湊近察視我的神色，像安慰受驚的小孩般伸手撫了撫我的頭髮，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真的怕，其實，對衣魚感到噁心也是很正常的事，一般人也有這樣的感覺吧，尤其是現在，當書本這種東西差不多絕跡了，人們一般也很少機會見到衣魚，所以也會像見到史前怪物一樣的嚇一跳吧。我在黑暗中勉強地笑了笑，也不知是不是真的紓緩了那種噁心感。來吧，我給你做點治療，你等我一下。她跳下床，開了燈，逕直赤條條地走出睡房。我看著她的背和臀部，那種衣魚感消失了，回復到一個女人的背和臀部，和我在幻想裡見過的背和臀部一模一樣。

我今早第一次在荒遠的舊圖書館見到這個叫做維的女子，我就幻想到她赤裸的背和臀部，而且也幻想到以這個背和臀部為主要景象的性交場面。我不能說是因為性交的欲望壓抑

太久所致，事實上我一直埋頭於這個城市的史料的整理中，根本無暇顧及性欲或甚麼的，或者，當初之所以在研究院畢業後不外出找工作，而申請加入了這種枯燥無味的史料發掘工作裡，正是爲了逃避性欲的一種舉動吧。但我是在逃避怎樣的性欲呢？我在個人性史方面並沒有甚麼特別值得自豪或自卑的經歷，不算豐富也不算貧乏，只是自從知道一個以前有過親密關係的女朋友因爲不尋常的事故而死掉，就有過一段時間的性欲障礙。聽說那前女友是吃了生魚片感染寄生蟲，被那種不知叫做甚麼的長條扁線狀的小東西鑽進肝肺等內臟，後來更走到腦袋裡去。蟲子在那裡會鈣化死亡，但蟲屍會一直殘留在臟腑內，所以就算未至於立即有性命之虞，她卻因爲持續性的內臟痛和頭痛而自殺了。我想，更大的原因是那種無法制止地想到的腦袋和身體被蠕動的蟲侵蝕著的超常恐懼感和噁心感吧。連我也無法接受那曾經和我共享過歡愉時刻的美好身體裡面住滿了蟲的事實。更難受的是據她所說她曾經因我而意外懷孕。雖然此事一直無法證實，我和她的關係也因爲那可能同樣是杜撰出來的流產而告終了，但每當我想起那不無可能曾經在那身體裡孕育過的胚胎，它就會像潛伏的海怪一樣啃蝕我的記憶。我曾經一度因爲前女友的自殺而迴避去想任何和性有關的事，後來惡感和傷痛隨著我漠然的個性而慢慢淡化，我也因爲太沉入於工作而忘卻了無論是性還是感情的需要。直至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來到這個叫做維的女子工作的舊圖書館，爲的是搜尋一批失落已久的資料。那是個上百年的舊大學建築物，在山上較偏僻的地方，因爲行車道日久失修，所以要爬一條

穿過林蔭通道的長長石階。梯級兩邊的雜草看來很久沒有修剪，幾乎要把小路吞沒，碰巧今天陰雨綿綿，小雨粉在樹葉上匯聚成大水點打落在頭臉上，穿過這條巨木遮蔽的梯道比走在空曠地裡更狼狽。隨著大學向市區方面擴展，或者是市區日漸吞沒這數十年前還屬於郊外的大學區，舊圖書館這一帶因為交通不便和欠缺發展空間而遭遺棄了。後來大學方面就開始把其他圖書館和部門不想存放但又不想丟毀的資料轉到這裡收藏，美其名是改成了一個藏書庫，實則是一個垃圾堆填區。又或者，是一個再沒有人到訪的墳場，書脊就像墓碑一樣銘刻著一系列死者的名字。當我接手了本城陸沉前歷史重整計畫的前代文學部分，我發現電子存檔裡可見的資料少得可憐，或者縱使是資料裡有的名目，也無法找到原文，而且也找不到可靠而完備的文學史。我想了解這個現象，想知道這個城市的文學史料是不是真的那樣稀少，以至於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作出本城並未出現過堪稱為文學的東西的結論。在我們這個已經不再存在文學這個形式和範疇的時代，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加倍困難，但我心裡還是懷著通過文學考掘重寫城市前代歷史的目標來進行我的工作。也許，是這想像式的苦行取代了我的性欲需求，把我維持在一種虛幻的亢奮中。直至我得知，在這個人們戲稱為垃圾站的舊書庫可能藏著我汲汲尋找的東西。

當她在我前面的通道走著，穿過那些排列得像原始森林一樣陰暗稠密的書架，潛進了那充斥著腐植質氣味的空氣中，我就感到體內有甚麼不安的東西準備要破土而出。那個藏書庫可能實際上不大，不過我在途中逐漸失去了方向和面積的估計能力，但那也不是普通的迷失

感，不是那種古典作家喜歡的把這種古老型圖書館比擬作迷宮的迷失感。不，我反而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回到了家，回到了那被一幢緊挨著一幢的舊式高樓遮擋了天空而長年陰暗無光的狹窄街道上。她在一個高及天花板，排滿了褪色成差不多的灰黃的書脊的巨型書架前，說：從這裡下去的書架上，應該會藏有你要找的東西吧，這部分少說也有幾十萬冊，要逐本翻查，看來你要在這裡花上一輩子呢。說罷，她轉身朝書架掃視了一下，彎下身子，在低層書架搜索著。在她躬著的身子的短上衣和低腰裙之間露出了一截像嫩白的幼蟲般的透明肌膚，左右髂骨位置的兩顆凹陷點和隱隱露出的股溝頂端形成一個倒三角形地帶。此刻，我心中冒起了扯下那裙子從背後揭示出女陰並從這勢位把陰莖插進去在古老的散發著霉味的舊書牆前進行性交的幻想。我發現自己勃起了。女孩抽出一本書，直起腰板，回頭向我，在我還未能及時收斂起浮泛著可恥的性幻想的眼神前，說：這是其中一本保存下來的V城文學作品，是小說類的，封面已經毀爛，裡面大體上還可以讀，這就是你要找的東西吧？她把那本小書托在胸前，向我打開來，在斑駁地形圖一樣的扉頁上，印著看來是書名的文字，但在著者名稱那個位置，卻穿了個洞，俯看下去，那洞像條小隧道一直蜿蜒穿到書底去。再翻開書中間的頁數，紙面上布滿了大大小小的隧道洞兒，每一頁也是一個地質層的橫切面。從貫穿地質層的窟窿裡，鑽出一隻小小的扁平的東西，頭部有兩條細長觸鬚，後部三叉形展開三條細長尾絲，身上泛著銀絨色淡光。我連忙別過臉，差點把那本巢狀蟲洞書撥到地上去。我全身的毛髮也顫動起來，勃起的下體的血液迅即被抽乾了。

她只是漫不經意地說：噢，是衣魚。

我還害怕維會誤會我因為和她性交感到噁心而不能順利射精。她離開睡房一會便回來，臂彎裡勾著本厚厚的書，是那種乖乖的大學女生捧書的姿勢，但這時因為全身赤裸著而產生了錯置的誘惑感。我感到陰莖有一下微微充血前的反應，但迅即又虛虛的沒有了。剛才在開始性交前維還是有點保留地關上了燈，現在於燈光底下她的裸身就不再有什麼隱藏了。倒是我一直在光線的暴露下產生了羞恥感，因為維的身體實在是完全處於足以令人性欲旺盛的狀態，是不可能導致噁心而不能射精的啊。我和自己解釋說，那必定是對之前因為太久沒有性交而積累的早洩恐懼的反彈，反而造成了過久的性交而仍然未能射出。維盤腿坐到床上來，在張開的大腿間露出暗紅色還依然有點濕潤的私處，那種顏色令我覺得必定是因為剛才弄得太久和我焦急之下過於粗暴的動作而造成的紅腫。如果維並不是慣於經常性交的女性，會不會因此造成損傷或感染？我們已經換過好幾個勢位，她先是很滿意地在充裕的空間裡慢慢進入狀態，繼而卻轉變為有點艱難地忍著不來高潮，等待著我那遲遲未來的同步發放的訊號。結果在那幻想中的美妙從後進入的體位中，她真是忍無可忍了。我幾乎是帶著遺憾地這樣注視著她脹滿著還未消退血液的下陰。

可是維卻沒有特別理會我的怪異目光。事實上她對和我性交的態度，甚或是她對性交這事情的態度也難以捉摸。她絕對不是那種大膽而且慣於挑逗異性的性飢渴女子，但她也同時並沒有對性這回事過於無知和怕羞。她似乎是以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首先確認了我的想

法，然後大家在互相默許的情況下在她獨居的宿舍裡會面，一邊吃味道很好但並不造作的晚飯，一邊開始談到性的話題。是她首先這樣說的：你一定會覺得，我還這麼年輕，爲甚麼躲在偏僻殘舊的圖書館裡幹著這種毫無趣味可言的工作，還一個人住在這荒涼的宿舍裡。那是因爲我是個書痴。你會覺得很好笑吧？看不出來？我還一點近視也沒有，真是奇蹟！信不信由你！真的，我年紀小小就已經是個書痴。我不單喜歡看不同類型的書，這夠不上稱爲書痴對不對？我還是迷上了書本這種東西，這種由紙張做成的釘裝成一本一本的東西，可以拿在手中，可以放在床頭，可以觸摸到質感，可以嗅到味道，在上面留下指紋和筆記，或者食物飲料的汁液，像一個有記憶的生物似的保留了我自己和它相處的痕跡。不過，如果把這理解成戀物癖，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吧。所以，書的魔力在於，它會和你做愛。真的，尤其是文學，這種現在沒有人再看的東西，那些字詞，句子，裡面給我的快感，其實就是做愛的快感了吧。或許你會覺得我這樣去對待文學很片面，覺得這只不過是個性情孤僻或者性冷感的女孩的一種自瀆式的補償性幻想。我不知道。但對我來說，讀一本好文學作品就是做一場美妙的愛。這樣說也好像是很庸俗吧，是不是？讓我再解釋一下。我不是說和作者做愛，我不關心作者的事，對作者沒有甚麼幻想，無論那是個怎麼樣的作者。我也不是說和書中的人物做愛，畢竟古今中外讓人想和他做愛的人物實在不多吧，這種想法也實在太幼稚。我說的是和文字，是文字啊，和文字做愛。而那必須是一本書上的文字，有質感的，像肉體一樣實在的文字。可以接吻，愛撫，吮味，甚至性交的文字。那聽來真是個矛盾的想法。你知道這種怪

癖是怎麼來的嗎？那是因為我爸爸。因為他是個寫小說的，可以說是文學消失前的最後一代吧，而且親身經歷了文學消亡的過程，可想而知，是個沒有真正實踐過抱負就死去的不知名也沒法知名起來的作家。他就是個整天躲在書房內沉溺在手淫式的寫作裡的與時代脫節的痴人。不過說來也奇怪。他沒有把書，無論是他自己的書還是他痴愛著的珍藏的書，沒有把它們作為遺產留給我。所有東西在一場火裡燒光了。那其實是一場意外火災，是他半夜在書房一邊抽菸一邊寫東西時釀成的，他是那種到了最後還對用紙和筆來寫作做著無謂的堅持的人，所以失火也是很合理的解釋。不過我覺得事情有象徵意味，雖然這可能只是個庸俗的意象，但我只有這樣才能使悲慘的經驗變得易於接受。所以我不能離開書，我沒有逃避它，反而選擇抱著它不放。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充斥著廢物般的書的地方，於是我大學畢業就申請來這裡工作，兩年來也是一個人度過。對現在的我說，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無論是沉在海底的舊城市，還是殘存在地面的重建起來的新城市。我唯一還不能肯定的，是自己對真正的性愛的需要。從前大學時代和男孩子發生過的，也夠不上讓我覺得是有快感的性愛，但我還想知道，真正性愛是不是存在，它的快感和文字的快感有甚麼分別。也許，有一天我會嘗到真正的性愛而去追求它，我會離開這裡，重新開始，又或者，有一天我可以確定真正的性愛其實沒甚麼，那麼我留在這裡就甚麼都不缺了。所以，你今天來到，我就覺得你可以是個對象，讓我了解一下，因為你同時也是個研究文學的。這是個不能錯過的機會。

我沒法立即對她說話裡的怪異邏輯作出有意義的回應，但我對她的直截了當感到有點驚